（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主編）

◀第四期▶

# 怎樣塑造汪逆夫婦泥像

・・・王朝聞・・・

本刊編者蕈若兄要我寫一篇「怎樣塑造汪逆泥像」的短文，可見還有人關心着這件未完成的，不成器的泥塑。想說的話多，但是不必多說，比如在工作中間遭着些什麼不該有的困難之類，總有點近於饒舌。大約讀者也不歡喜聽這一套的。

有些先生們善意的向我提出好些意見：汪精衛的表情還不夠慘痛，陳璧君的臉部該現出來才對頭之類。除了多謝熱心，我還有所說幾句。（不過有人主張像廟上的菩薩一樣塗上五彩，有人主張像死刑犯一樣在背上給插上標子之類恕不答覆了。）

還未開工就計劃着怎樣處理這題材，就是說，應該給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看呢！沒有比秦檜鐵像一樣跪着的姿式更合宜的姿式，跪着，并不是企圖使看泥像的人們，見了這一對漢奸狼狽的醜像而得到出出氣的快感。——像看了可惡的日本鬼子很容易地被綁下人用酒灌醉，殺死。叫兩句口號以後就戰勝了之類的公式化了的話劇一樣，使仇恨敵人的同胞笑起來，得了安慰（？）走出劇場，天下太平，忘掉大吉。我企圖以這樣一件泥塑，激起同胞們對漢奸汪精衛的厭惡和仇恨，增加反漢奸的熱情。（從八本滿點汪漢奸的批評簿上看來這企圖像部分的做到了，但也許不由於泥塑所引起，而由於同胞們早就恨透出賣民族利益，破壞抗建大業的罪魁的緣故。）頂要緊的是臉部表情，像戲畫一樣把口角向下一拉，雙眼吊下來，那小丑臉譜是很容易塑出來的，可是這和活的汪精衛相差得遠。在政治舞台上演唱過各樣戲文的老角色，習慣了在千千萬萬大衆面前裝出和藹與優雅，把卑劣的心事用大方和莊嚴遮蓋着，長於把有毒的思想用甜言蜜語巧妙的傳染給羣衆，用漂亮的言詞把黑的說成白的，會刺殺過人也曾被人刺殺過，在敵人面前跪着爛，也在狗的羣中主過謀……這樣一個老練的傢伙假定在被縛着跪在千千萬萬大衆面前的這場合，該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呢？即使有不安和恐怖，羞怯和乞憐也該會假裝着用他那習慣了的政客特有的鎮靜或微笑來掩蓋而又掩蓋不住的變樣的表情吧。（我有沒有做到這理想是另一問題）這種表情比起「診像」似乎更合實際，我的目的并非要人可憐他，笑他，而是要厭惡他和痛恨他。

把陳璧君的臉用手捫起來，不是作者討便宜，偷懶雖然從開工到示衆只有一個多月，找不出她的照片，不能隨便做一個女人樣子就可以算數的。再呢，爲了給她男人的厚臉皮一個襯托，做得稍微知羞一點是應該的，於是就決定把臉給她捫起來了。我知道，這些話又是在辯白了，收住。

末了，想起雕塑的事雖然早有文協理事會熱心號召要募捐翻鐵，以爲立刻可以成功了，事情進行起來不如理想那樣容易……這又要笑自己頭腦簡單了。管他的，翻不成也罷，這不是我份內的事情。附帶聲明個讀者，這泥像并沒有長跪在忠烈祠，還跪在少城公園市民教館的陳列室裏。開裂但還不至立刻就倒掉，歡迎參觀，不取分文。（即使你願捐錢翻鐵也不太早的。）

# 成都文藝刊物巡禮（二）

・麥的克・

三・野馬

「野馬」是缺少着較有分量的創作，走上了豐厚的散文性的道路上去的刊物。

它是一個月刊。因爲「往後的困難正多」，它也和別的刊物一樣，脫着期要談的是它二月號的第四期。

「野馬」內容的編排并不枯燥的。只要一看它的目錄，就會感覺它有着內容上的着力點，這着力點就劃出了它的一個特點，那就是短論一欄的廣泛性和「較爲」現實性。

它有着五個短論，所涉及的範圍也較爲普遍。每篇短論的論點，也都值得參考。不過，這裏有一個「不要緊」的缺陷，那就是沒有配合這刊物本身的「地方性」，沒有「掉轉筆鋒」到「此地」文藝的

在「散文三題」里，SY的「山的故事」是一篇切實而生動的東西。此外兩篇，不但事件及「要寫的東西」概念抹糊，就是那樣的手法也是叫人不大喜歡的。

「作客」這小說多少反映出來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是「大後方的夜色」之一。

兩篇報告雖然「事件」都很現實，但，因爲表現的不當，影響了它的力量。

「野馬」這刊物最好不要「短命」，一個較好的刊物，是需要支持並發展下去的。

四・西部文藝

「西部文藝」好像是很「踏實」一樣，一期一期的出版着，現在已出到第六期，然而「竟然」也脫期了。

讀完了「西部文藝」這一期，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也許投稿者沒有想到編者的困難，投去大量的詩稿，使編者惱。雖使選手也作色調乾燥了許多。

在這些詩篇裏，因敍的詩是較好的一篇。譯子豪的譯詩「奇沙河」在另一種意景裏，能給讀者一些東西的。斯因的長詩，因爲是連載，沒有讀完的機會，不敢說什麼。但在每一個片斷裏，都能給讀者一點興奮的熱情。

佔着這刊物的篇幅的，是一篇報告，和一篇通訊。但，這兩篇東西都不能當成文藝作品來讀，只能在某一種事件上，得到點文藝作用以外的東西。

小說「漢奸的報酬」，因爲寫得不夠，太是「一個架子」，並不感人並不覺得「這是應該！」

此外，有一篇「理論」，一篇散文和一篇小品，但，不願說什麼了。

我覺得這刊物應把它的一些方面「擴大」。

# 說昆明（續）

（川滇行之一）

・李[illegible]人・

滇越鐵路終點，距市街不遠，但聞汽笛之聲，却不曾到站上去參觀過，

法國人的勢力，在昆明并不顯見，東方匯理銀行的建築只簡單的有一座兩層洋樓，連漢口的日本正金銀行的氣象都不如，街上的安南人，倒時時可見，金碧路上，安南人的小商店也不少，而南豐飯店的西餐，雖然比一般西餐便宜，每餐僅賣三元，却多少有點法國風味。

六、

昆明的生活程度，比內地一般高，以清潔整齊而言，似乎比之重慶還有不如之處，而生活的費用，恐怕遠今日的香港。雖比其高昂，前面曾略及人力車之貴，這裏再稍稍說道點糧食的價值，據我所知，米每擔重市稱一百二十斤，在二月六日以前，一月底以後，漲至七十八元，并非好米；青菜（昆明人呼之爲苦菜，因此有謎曰：雲南三怪：青菜叫苦菜，耙[illegible]叫耳快，女人叫老太）每顆重不上一市斤，價五角，洋芋每枚價二分，豬肉每市斤價一元五角，雞蛋每枚價一角，正路三牌坊買過橋米線（米粉也）一份，花費九角，尚是頂便宜者，其他可以類推。食行如此，（譬如由昆明城內到黑龍潭十公里，來回人力車費非六元不辦，到金殿不過四公里，來回人力車則需四元五角；）住也不爲便宜，小樓三間，每月租金大抵在六十元至一百元，其他服用皆然。人云在二十八年春季以前，并不大貴，以今比之，殆貴十倍，故許多朋友月入在三百元以內者，生活情況都不佳妙。至於昆明本地人之如何過法，以及傭給人員之月入非薄者又如何過生活。費用之如此高貴，據云，其理由非多，而絕非物品缺乏使然，因爲在三十公里之外，而無外有人旅居之區，便宜中平。

本地產品已貴，而外來貨更不消說，姑舉一例：在一月底，紅錫包紙煙每十枝一包，者價八角，到二月四日，漲至一元二角，二月六日，甚至市上無貨，這中是一小因。

一句話說結，昆明[illegible]都好，如其人事再弄好一點，不要凡人事都照着九一八以前之東三省去模仿，再把市政同衛生稍講求，這畢竟是東方瑞士；我希望下次再去，多住些時，再把昆明的美點多發現一些，並且生活過得舒適點，不要令人望而感覺頭痛！（完）

# ▲代郵

一、春秋文藝社：來示悉，敝刊以稿幅有限，囑代登徵稿啓事一則，礙難盡辦，敬希原諒。筆陣編輯部啓

二、會士風先生：關於「保障作家生活」的事，我以爲成都不比重慶，成都的出版機關少，作家也少，你所關心的這問題，內中心，大概就是提高報紙副刊的稿費吧，這即便要文協來號召，這——還動，我以爲也——定運有什麼「結果」的。

蕈若

# 人的動靜

## 丁伯騮

蕈若兄：

昨天剛寄一信給你，今天即收到一份新一卷一期「筆陣」巧極巧極！

「筆陣」的確算革新了，內容無疑地已比過去充實，對於忝爲會員的我，實感無比的快慰！可惜的是仍覺篇幅太少，讀不上一點鐘，即已「剃頭的拍巴掌」了，心裏老覺有點「那個」似的。不過想到目前印刷的艱難，就只好姑且認爲滿足了。

看看這一點篇幅，生怕我前天寄給你的劇本不能一次登完，但我是希望能夠的，因爲我要等那劇本發表後好彙集其他獨幕劇印單行本也。

近來對於寫戲很賣勁，單說三月這一個月，除寄你的「暗無天日」外，還寫了「榴花季節」及「通行證」兩劇，後兩劇已全給「戲劇崗位」了。

弟 丁伯騮（四月四日）

## 厲歌天

蕈若兄：

大札還來時，正該我施行「人工氣胸」一術，此次注進五百席席，較前增加一倍，因此，動扭困難，縱然仰臥執筆，仍是影響於病，所以直到今天才回信。

所云「這一向忙得要命」這一層，我倒曾經去想像過：既編「筆陣」，復編「文訊」，同時又一天兩趟「上公辦」半誰不可缺，兄應[illegible]是兩隻手，怎能夠不「忙」呢！不過，這「忙」，我認爲是有價值的，雖然不能說因爲兄這一「忙」，社會就向前突飛了十萬八千里，但是總比有些公餘之暇連夜「忙」着搓麻將的強一點吧！

「筆陣」與「文訊」都收到了，謝謝！

關於我的病，請釋錦注吧！現在天天都是向着好的方面進行呢。雖然如此，在目前的情勢才僅能夠讀書，尚不克爲文。對於兄囑我撰稿事，恕我還不能遵命。至於「療養院的生活」，「二天」身體再好一些時，我想寫一篇小說和一篇報告的東西。

兄實想來看我，這個大可不必，爲什麼要拿有用的時間送在我們私人的情誼上呢？前天陶雄兄來瞧我，好在他是順便給我送稿來來，否則我就十二分對不起他那也得着病的身體了。

看到下星期日將要舉行的「文訊主辦郊遊聯誼會」一則，真是引得我躍躍欲往，我覺得這「行動的座談會」太有意思了！唉，可惜病魔纏住我，我只有「望洋興嘆」了！

不寫了，有點累了，臥床爲書，請恕了草與不恭！

厲歌天拜上（四月十日）

## 陳翔鶴

蕈若，陶雄二兄同鑒：弟決於明晨返蓉，以臨行匆忙，未能走別，歉甚。[illegible]兄的「悵」已讀畢，是一篇極完整的小說。詳情容後面罄。「驛站之夜」一并再函告。

蕈若兄所囑作之小說，恐一時不能動筆，因春假已畢，返校後又將有功課纏擾也。但寫畢後，定當寄以請教。

弟 翔鶴頓首（四月五日）